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有诗赞爬山虎：地锦花铺地锦衣，碧茸上织紫花枝。垂杨舞罢莺停唱，不卷华缙待阿谁？

现代教育家、作家叶圣陶老人家的一篇《爬山虎的脚》散文曾入新中国的小学课本，他老人家细腻地描绘爬山虎的“脚”——“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结尾老作家又赞她道：“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儿劲，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学名爬山虎，也有俗称之为爬墙虎，权威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最新版《世界园林植物和花卉百科全书》中标她为“葡萄科”。古诗文中也常称之为地锦。她属多年生大型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夏秋之交时常开枣花粒似绿白相间很不起眼的小花，时与叶对生，雌雄同株，可谓

手表

诸雄潮

用它来达此目的的人就走到别途上去了。

第一次戴手表是我考大学的时候。为了看准时间，不要误了高考，出门前，我母亲把我的手表给了我。记得那是一只女式手表。从家里到红星中学的考场大概走了 20 分钟。进了考场，临发考卷前，我还用手表测试了下脉搏，一分钟快 120 次了。看来在这人生之路的重要关口，我还是有些紧张的。等看到考卷，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第一场考的是语文，那对我后来报考的复旦中文系来说，应该就是我的强项。

我的第一只手表是我上大学后母亲给我买的，上海牌，21 钻，记得当时花了 125 元钱，几乎是我父亲一个半月的工资。这只手表陪伴我度过了 4 年美好的大学生涯，其间并没有什么有关手表的故事发生。到了毕业时，我班有 6 个上海的同学要到首都去工作。同学黎惠娟打包行李缺少纸箱子，那是什么东西都比较缺乏的时代，正好我有两个富余的，我就给她送到学校去了。那是 1983 年的 7 月底，天气热得要命。长路无轻担，两个大大的纸箱子着实有点分量。提着不轻的物品，赶到复旦，出了一身汗。我到 4 号楼二层水房痛快

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回到宿舍，与尚未离校的同学聊起天来。聊得正是乌天鸦地时，我突然发现，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急忙一拍裤子口袋，鼓鼓的、圆圆的，原来在口袋里。待到傍晚，该回家时，我从口袋里一摸，却发现那只手表模样的东西原来竟是一盒清凉油。我连忙跑到盥洗室去找，哪里还有手表的踪影！

8 月 8 日，我们 5 个同学一同坐火车去北京。我和黎同学一起分到当时的广播电视部。她还带着石膏的维纳斯塑像，未到部里，断手的女神连身体也断了。当行李拉到部里时，我看着她那纸箱子，笑说：不要小看这两只纸箱子，那可是我的一只手表换来的。她听后，十分惊讶，忙问缘故。在复旦丢手表时，我并没有告诉她。如今算来这只手表已有 34 岁的高龄了，不知还安好否？



“近亲联姻”了。百花园内万紫千红的绿叶簇中，她都很不起眼，显然她从不以花色诱人。《本草拾遗》中还说此植物根茎均可入药，有破瘀血、活筋止血、消肿毒之功效。甚至爬墙虎还可酿成美酒待客呢！

真是对咱人类鞠躬尽瘁，粉身碎骨死而后已啊！园艺工和住户都喜欢伺弄之，植种一二年，一株爬山虎茎叶高度可达二十多米长，绿化面积可有 50 平方米呢。因为其适应性极强，虽喜阴湿环境，但绝不怕强烈阳光直射，而且她们还能耐住干旱，也守得住这贫瘠之土，气候和土壤适应性十分强，对我们人类和动物增氧、降温、减尘等多种功效，使人们有口皆碑！有些品种在暖温带以北，冬季也可以保持半绿或常绿而不落叶状态呢！在首都更是无论高楼大厦和四合院庭，尤其街道公路旁都很喜欢选她做绿化植被。在中国不管天南地北也都有她长龙绿蛇般的身影。环球世界各国

手表的作用是看时间。如果还有什么价值的作用，那是对工艺师们高超手艺的肯定。如果有人用它来炫富，那

第一次戴手表是我考大学的时候。为了看准时间，不要误了高考，出门前，我母亲把我的手表给了我。记得那是一只女式手表。从家里到红星中学的考场大概走了 20 分钟。进了考场，临发考卷前，我还用手表测试了下脉搏，一分钟快 120 次了。看来在这人生之路的重要关口，我还是有些紧张的。等看到考卷，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第一场考的是语文，那对我后来报考的复旦中文系来说，应该就是我的强项。

我的第一只手表是我上大学后母亲给我买的，上海牌，21 钻，记得当时花了 125 元钱，几乎是我父亲一个半月的工资。这只手表陪伴我度过了 4 年美好的大学生涯，其间并没有什么有关手表的故事发生。到了毕业时，我班有 6 个上海的同学要到首都去工作。同学黎惠娟打包行李缺少纸箱子，那是什么东西都比较缺乏的时代，正好我有两个富余的，我就给她送到学校去了。那是 1983 年的 7 月底，天气热得要命。长路无轻担，两个大大的纸箱子着实有点分量。提着不轻的物品，赶到复旦，出了一身汗。我到 4 号楼二层水房痛快

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回到宿舍，与尚未离校的同学聊起天来。聊得正是乌天鸦地时，我突然发现，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急忙一拍裤子口袋，鼓鼓的、圆圆的，原来在口袋里。待到傍晚，该回家时，我从口袋里一摸，却发现那只手表模样的东西原来竟是一盒清凉油。我连忙跑到盥洗室去找，哪里还有手表的踪影！

8 月 8 日，我们 5 个同学一同坐火车去北京。我和黎同学一起分到当时的广播电视部。她还带着石膏的维纳斯塑像，未到部里，断手的女神连身体也断了。当行李拉到部里时，我看着她那纸箱子，笑说：不要小看这两只纸箱子，那可是我的一只手表换来的。她听后，十分惊讶，忙问缘故。在复旦丢手表时，我并没有告诉她。如今算来这只手表已有 34 岁的高龄了，不知还安好否？

看着我平静的脸，他的神情似乎放松了，但他的语速很快：“校长，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上午，课间操回来，路过您的门口，走廊上有些拥挤，我被挤了一下，一不小心，撞开了您



升降出入

王 莉

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

升降出入是气的运动形式。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都通过升降出入的气机运动来完成。《素问》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唐代王冰用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对升降出入做了朴素而生动的说明：“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将细管注满水，手指堵其上口，悬在空中，管中之水不会流出来；用较大的水流去灌注一个小口的空瓶而水进不去，由此悟出升降出入相反相成的道理：“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

中医常把这个道理用在治疗中。如小便不利，有时不用通利小便的利尿药，而使用宣发肺气的药物，却收效甚佳。元代名医朱丹溪论述此法说：“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下窍之水出焉。”正如盛满水的茶壶，盖上凿洞，或揭开壶盖，水才能顺利流出来，中医形象地把这种治法称作“提壶揭盖”。

各地也常栽种，只不过人们时常喜欢大红大紫之类的花容并不十分注意、在意她默默无闻无大花色的身影罢了！

改革开放后，几经搬迁，在下终于荣获北京朝阳四环近处高层为永居地了——一套满意的公寓住房。窃喜我这 25 层 A 座户外还附有一个约 20 平米的阳台，几经争取，又花钱购下终属愚名下。在这一块私人小天地，除了各种公共的空调、煤气水表等出口排水处外，还剩十几平米，又经拼搏，盖得一座轻型材料“小仓库”，存放些过季衣物和冬季储藏点水果蔬菜、工具什么的。平台所剩几平方米全部绿化了这“巴掌般”的地，由于我这个当年知青下河南十年的园艺工人颇懂得些“科学种植和环保”，这空中小菜园也获丰收，描写这环保又绿色小菜园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等先后刊登过。今天还特别补充一点小菜园中墙角处、地边还有十几、二十株爬山虎呢！

春寒还料峭的二月，显然落后于“黄色的迎春花”和“桃红柳绿”，如龙脉铜筋般地纵横在墙上地下和我铁皮小仓库上的似古藤败叶中“爬山虎”物候期开始反应了，我零距离观察她们从藤上休眠的叶芽中的萌动，到叶片的绽裂，再露出毛绒般尖尖浅黄中略带红色的小叶，开始一天一个模样了。不知不觉你出差三五天不见，她们就满身翠绿披挂挂满墙爬开了。六、七、八月一周不下雨时，我就慌忙用水管供应水分，有时在往年的底肥中再施些追肥。这是她们的生长旺季呀，人勤地不懒她们纷纷新叶四溢，窗户上、屋檐下、墙面上争先恐后地挤钻得到处都是她们的五叶身影。

最可贵之处在八九月骄阳当空、水泥屋墙上或铁皮仓库小屋上，室外最高温度可达摄氏四十度，手指触摸都烫手，她却全身挂满绿叶俯视着这下火热的太阳和环境。她们珍惜而缓缓吸收着这点点滴滴的淡水和营养，在光合作用和四面火热中怒放着长长身影上的一片片又一片丛绿叶，充当着七星瓢虫的绿伞，保护双翼鸣叫的蝉；护卫着天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进或诞生在我这 25 层高空、挥舞着双剑的螳螂和蚂蚱，这些草虫在此趁凉繁衍。更让我不得不脱帽肃然起敬的是在我的凉台

郑重其事的道歉

周 瑛

握着他的手：“噢，是这样的。没关系的，以后在走廊里，大家要注意安全，撞开了校长室的门没关系，人被撞坏了可就麻烦了。”“谢谢您，校长，我知道了。”他鞠了一躬，释然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这事始终令我难忘。如果这个学生不来向我解释此事，我自然不会把那点小事故放在心上，但这个学生竟然如此郑重其事，这就令我惭愧了。我们学校四个年级两千多人，



东洋赤佬占领上海后交通大学被换了牌子——同文书院，从此这一带就稀有人影，情似鬼域。

在 1943-1944 年间，我乘电车经过姚主教路、霞飞路（记不起汪伪时期所改的路名）时见一队（十数人）日本学生列队行进，一色的黑衣帽学生装，每人肩扛步枪，却个个垂头丧气，帽檐下露出乱发，双脚穿着踏倒根的皮鞋，列队行进时有气无力拖着腿的步伐，个个哭丧着脸，面无人色，个个近似活僵尸。当时我有预感——鬼子的气数将尽了。

“巴掌般”的土壤（深度不过二十多厘米），不知何时降临的狂风暴雨中，或雾霾沙尘暴摧残中，她们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反复爬上更胜一筹的 26 层、27 层和终极的 28 层。她们常常失败，我眼见得她们一次又一次被狂风黄沙肆虐，吹撕撕裂下来。新抽出的还泛红色娇嫩的枝条在叶丛断裂中被吹散，她们败落下来恼怒而又无奈地“哭泣着”缩成一团了。她们决不承认被打败——“永不得翻身”了。她们从 25 层高空地面上又吸吮着有限的水和养分，积蓄着新的冲击力量，开始了又一次攀爬的长征。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用她们看着粉红色软弱的气根和丝线般“手脚”为“武器”又开始新的攀登。不知何时又一次被更大的狂风骤雨

击落纷纷倒下落落到 25 层的屋檐和小铁皮屋顶或房角下。我这个空中室主不能伸出任何援手，我年迈了，没有捷足长臂上去扶扶她们或钉个钉子系条绳子帮扶她们一下。

我老泪纵横、我们这被天地称作“万能的人类”，还不如软弱的她们顽强无比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我终于眼睁睁看着她们无数地被击

败。终于有一次，在没有任何造势宣传作秀鼓励中，这一线绿叶趁着十几天没有大风大雨时，静悄悄地用细小丝般手脚抓紧沿着两壁夹墙，又英勇无比地冲上了这蓝天白云高处！啊！我们的“爬山虎”，他们胜过人类的顽强不屈，从不求名利的勇往直前，只求把绿色和氧气带给人间。

她们才是真正的天地英雄——

掐指算来，这是第三次到阳朔了。阳朔之闻名，我以为有自然和人文的两个缘由：以自然而言概因漓江之水上上来，而从“桂林山水甲天下”衍生的“阳朔山水甲桂林”则成为口口相传。

阳朔虽不能说是弹丸之地，城郭却也不大，“干步之内”，尽览县城，无处闲逛，晚上就在组织者的引领下去县城附近看了《印象刘三姐》。这次耳闻阳朔有条西街，于是，吃过晚饭时值 6 点，准备前去一探究竟。正好遇见大巴司机，听说我们要去西街，他说以他之见还是 8 点过后为赞。入乡随俗，听他的。

约摸 8 点光景，到得西街路口。放眼望去，果如其言，夜色下的西街，犹如一条异国风情的街，也似一条流光溢彩的河，游客川流不息，商店鳞次栉比，霓虹忽隐忽现，招牌各引眼球，想不到几年未曾谋面的阳朔，竟然有了这等风光之处。

街边啤酒鱼，是我的第一印象。啤酒鱼是阳朔的招牌菜，因此，映入眼帘的沿街酒店招牌都是某某啤酒鱼。据悉，阳朔的啤酒鱼是选用漓江鲜活的大鲤鱼，做法多样，有的是先用桂北山区出产的生菜油烹炸，然后放入桂林产的上等啤酒红焖而成，具有独特的香酥鲜嫩风味，胃口大开。在宛如伞状的大树下，或圆或方的竹制桌椅，密密匝匝地在街边一字排开，煞是夏日的惬意。

给我的印象之二是，幽深穷游社。说其幽深是因为地处一隅，决不在灯火阑珊处，而是在弄堂深处；穷游，顾名思义则是囊中羞涩或是锱铢必较或是勤俭节约的远足行者的“遁词”；穷游社也不是旅行社而是穷游旅社。就因为这个名字且挂得醒目，引起我的好奇。一打听，果然是简单甚或有点简陋的小旅社，住宿一晚 20 元。再看那些价格不菲的星级宾馆，豪华与简朴、性情与理智，生活中确实需要丰俭随缘。

这印象之三的百货公司，倒是令我有点意外，百货公司有好长时间不见了。在这阳朔西街，还挂着百货公司的招牌，是否意味着一种坚守，抑或返璞？

当晚，回到下榻的酒店，这家酒店既透着古朴典雅，又溢着现代气息。仿佛是中西合璧，仿佛是阳朔今昔。

十日谈
点亮一盏灯

教学中很关键
是要培养学习的
兴趣，明请看本栏。

印象西街

王治德

王治德

王治德